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捷克) 米兰·昆德拉

中国文联出版社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捷]昆德拉 著
刘一玲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104-01558-2/I·636

定价: 01500



前 言

【内容梗概】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外科医生托马斯、摄影记者特丽莎、画家萨宾娜、大学讲师弗兰茨等人的感情纠葛和生活轨迹，揭示了特定历史环境下生命存在的情感困境。其中，托马斯与特丽莎构成情爱故事一线。作为在前一个爱情战场中负伤的托马斯，患上了一种爱情恐惧症，既渴望女人又害怕女人。除了对他的专业——外科的激情外，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就只有性。在一个偶然的机，他与小镇上的女招待员特丽莎相识，在他的情妇萨宾娜的帮助下，特丽莎被安排到周刊社工作。托马斯虽与特丽莎结婚，却仍在小心翼翼地发展他的“性友谊”。他试图用性爱的充实来弥补他情爱方面的不足。1968年捷克事变后，托马斯和特丽莎来到瑞士生活，萨宾娜也移居瑞士。对于托马斯来说，特丽莎与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既互相排斥却又不可缺少。但特丽莎不能忍受这种生活，她离开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在一家旅店的酒吧干活。在那里，许多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饭碗的人，特丽莎生活在混乱之中，甚至受到秘密警察的威胁。而且，特丽莎总是为噩梦所缠绕，她的眼前开始出现种种幻景。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分子组成，而且是由热情分子组成，当人们指责他们时，他们却只承认自己是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陪者。

自特丽莎离开后，托马斯再不必为特丽莎的痛苦而惶惶如鼠，他感到非常轻松。但他很快又受到另一种沉重的打击，他非返回布拉格不可。原来，在1968年春布拉格被占领前，托马斯曾根据俄狄浦斯的故事写了一篇感想，现在当局要求他写份声明，收回这篇文章，否则他将失去工作。托马斯不堪忍受周围的目光，他拒绝了当局的要求，离开了医院，去当一名窗户擦洗工，因为他感到只有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警察才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他无所用心地干活，并第一次体会到了其乐融融的无所谓，感到年轻了十岁。但托马斯在干了三年窗户擦洗工后，他又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变得精疲力尽，“假期”不能再无限地延续下去。于是，他找到特丽莎，和她一起搬到乡下住。托马斯当一名小卡车司机，特丽莎照顾奶牛，此时他们已是山穷水尽，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不可能返回布拉格，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最后，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托马斯与特丽莎双双丧生。

而弗兰茨与萨宾娜则纠葛成性爱故事一脉。弗兰茨长相很好，学术事业也处于巅峰时期，他在日内瓦遇上萨宾娜并爱上了她。他们是一对建立在性爱基础上的情人，但却没有相互理解。在弗兰茨看来，萨宾娜应是一个女人，应恪守忠诚这一最高美德。但萨宾娜并没有选择一个作女人的命运，更能迷住萨宾娜的不是忠诚而是背叛，她认为背叛意味着打乱原有的秩序和进入未知。此外，弗兰茨认为音乐能使人迷醉，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萨宾娜从童年时代起就把音乐看作是一种噪音；萨宾娜参加强制性的游行时，总是合不上步伐，而弗兰茨在巴黎却参加了每一次可能的游行；萨宾娜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秘密但



一点儿不感到难受，而弗兰茨因害怕暴露他们的爱情而感到心情沉重；当弗兰茨向妻子挑明他们的私情后而感到自己越来越轻，而萨宾娜却因为爱的公开而感到沉重。总之，他们相识在各自精神领域“叛逆”途中，而性爱又容不下这些精神性东西的相互撞击，而显得尴尬莫名。最后他们不得不结束这并不合拍的性爱游戏。萨宾娜不辞而别，弗兰茨也离开了自己宽敞的住宅，住到了老区的一所小房子里，由一位年轻的学生兼情人陪着。后来，弗兰茨应邀参加向柬埔寨的进军，被歹徒夺去了生命。

可以这么说，是最起码的情爱因素的缺乏动摇了弗兰茨与萨宾娜性爱冒险的基础，使他们的情感处于一种疏远状态；而托马斯则由于性爱意识的发达，致使他与特丽莎的情爱生涯受到阻碍，使他们的情感处于一种矛盾状态。爱情曾经是世界拥有的神话般征服个体的无与伦比的力量，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则完成了对这种力量的颠覆，只留下性爱的大量遗迹，从而使作品处于对世界既定价值观念的疑问状态。同时，那个崇高与卑贱、天使与苍蝇、上帝与大便的两极合流的现实社会，又极大地削弱了生存理由；“人们给判决只能演戏”，在这种情况下，生命便存在着“不能承受之轻”。关于这一点，昆德拉在其《小说的艺术》中也有说明：‘如果上帝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地球没有任何主人，在空无中前进。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对于托马斯来说，人生实质的空无（即人生根本价值的失落）尤其表现在人生受偶然性支配，使得一切真正的选择成为不可能，而他所爱的特丽莎便是绝对偶然性的化身。另一方面，特丽莎之受灵与肉问题的困扰，又是和托马斯既爱她又同众多女人发生性关系这一情形分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不开的，两个主人公各自代表着爱情存在的一个基本困惑。

显然，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爱情已失落成了生活中一个循规蹈矩的仪式，一个有悲剧意味的形式，一个不能拯救任何人的神圣而空虚的举动，萨宾娜在这个仪式还没有到来之前就逃离了，而特丽莎与托马斯则双双成为这个仪式的牺牲品。昆德拉从反对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媚俗出发，从政治走向哲学，从强权批判走向人性批判，从捷克走向人类，从现时走向人类，对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畸形发达、造成个体特异的精神世界全面萎缩进行了深刻的揭示，闪耀着睿智的理性之光。

【作者介绍】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捷克作家。1929年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父亲是一个著名的钢琴家。二次大战期间，他还在大学读书时，曾一度加入捷共。大学毕业后，他做过一段时间的工人和爵士乐手。60年代初，他在布拉格高级电影学院执教。从1962年开始创作《玩笑》，1965年底完成，出版后风行全国，昆德拉成为了一个捷克家喻户晓的作家。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解除了原捷克领导人的职务，昆德拉被认为“有反苏、反社会主义倾向”，被抄家、逮捕关押，失去了大学的职位，作品遭查禁。1975年流亡法国，后一直定居巴黎。在法国，又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及一些短篇小说。他还撰有论述小说创作理论的《小说的艺术》。1973年，他以《生活在别处》首次获得一项重要的文



学大奖法国梅迪西斯奖。1985年，他又以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荣获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大奖。近年又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的小说风行欧美20余年。80年代末起，他的许多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知识界读书界影响甚大，成为新时期以来最受中国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

【遭禁经过】

这部小说在本国被禁止出版，但它于1984年首次以法译本面世后却风靡了整个欧美大陆，并且由于其视野开阔、思辨深邃，昆德拉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85年5月，该作又获耶路撒冷文学奖。美国《新闻周刊》载文认为：“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华盛顿邮报》的书评认为：昆德拉是“欧美最杰出的和始终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昆德拉借此坚实地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



一、轻与重

1

尼采经常与哲学家们为一个神秘的“永劫回归”观念纠缠不清：想一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像昨天一样重演，甚至重演本身也无休止地重演下去！这些疯狂的观点意味着什么？

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达了曾经一次性消失的生活，象飘忽的影子一样没分量，也就不复回归永远消失了。无论它是否恐怖、美丽、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已经预先死去，不存在任何意义。很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即使在残酷的磨难困苦中灭绝十万黑人，我们也对此不必过分在意。

然而，假设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落之间的战争一次次重演，那么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

一定会的，它将变成永远隆起的一个硬块，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有的虚空。

法国大革命如果永无休止地重演下去，法国史学家们对罗伯斯庇尔就不会感到自豪了。正因为那些他们涉及的事不复回归，于是那血腥的革命年代只不过是变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的内容而已，变得如鸿毛一样轻，吓不了谁。在历史上这个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与永劫回归的那个罗伯斯庇尔截然相同，后者还会再砍掉法兰西万颗头颅。

因此，让我们承认了吧，这种永劫回归观隐藏有一种视角，它使我们所知的事物看起来好像是另一回事，看起来失去事物瞬间性所带来的缓冲环境，我们难于定论这种缓冲环境。我们对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怎么能去谴责呢？洞察昭示的太阳落下了，人们只有凭着回忆的依稀微光辩释一切，当然包括断头台。

前不久，我自己察觉体会了一种极难以相信的感觉。我翻阅了一本于希特勒有关的书，他的一些照片我有所触动，因而想到自己的童年。我在战争中成长，死于希特勒集中营的亲人有好几位，我生命当中这段失落的时光已经永不复回归。但于我对这段时光的回忆相比较，他们的死又算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希特勒的刻骨仇恨终于淡薄消解了，这暴露出一个世界道德上无比深刻的堕落。赖以立足的这个世界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一切在这个世界里都被预先原谅了，所有一切都可笑地被允许。

2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秒如果都有无数的重复，我们就同耶稣被钉于十字架，钉死在永恒上一样。这样的前景是非常可怕的。在永劫回归的那个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负，沉重地压着我们的每个行动，这就是尼采说永劫回归观是最沉重的负荷的渊缘吧。



最沉重的负担如果是永劫回归，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全部辉煌的轻松，来与之相抗衡。

但是，沉重真的悲惨，而轻松真的便会辉煌吗？

我们被最沉重的负担压得崩塌，淹没了，将我们钉死在地。可是每一个时代的爱情诗篇中，女人都渴求压在男人的身躯下面。或许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最为充实的一种生活象征，负担越沉重，我们的生活就也会越贴近大地，越靠近真切和实在。

相反，如果完全没有负担，人将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即是离别真实的生活。会变得似真非真，自由运动而变得毫无意义。

沉重还是轻松？我们会选择什么？

于公元前六世纪巴门尼德正式提出这一问题。他看到世界分为对立的两部分：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其中一半他称为积极的（光明，优雅，温暖，存在），自然另一半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发觉这种积极与消极的两极划分实在简单幼稚，有一点至少是难以确定的：哪一方是积极的？沉重呢？还是轻松呢？

巴门尼德这样回答：轻为积极，重为消极。

他对吗？这是个疑问。可以唯一确定的就是：轻/重的对立最为神秘，也最为模棱两可。

3

我多年来一直想着托马斯，我似乎只能凭借回想的折光，看清他这个人。我看到他站在公寓的窗前不知所措，目光越过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庭院，落在了对面的墙上。

他初识特丽莎是在三星期前一个捷克的小镇上，她陪他去了车站，一直等到他上了火车他们才发现两人呆在一起还不到一个钟头。十天后的去看望他，当天两人便做爱。夜里不料她发起烧来，是流感，无奈她在他的公寓里呆了整整一个星期。

他慢慢感觉到了一种很不习惯却莫名其妙的爱，特丽莎对他来说，象个孩子，放在树脂被人涂覆的筐里顺流漂下，而他顺手在床榻之岸捞起了她。

她和他呆在一起直到病体康复，然后她回到距离布拉格一百五十英里的镇子上。我们现在回到他生活中那个重要时刻，就是刚才谈到的和看见的：他站在窗前遥望着院子那边的高墙陷入了沉思当中。

他该不该让她回布拉格？他害怕承担责任。如果他请她来，她会来的，并将她的一切奉献。

又或是他应该压抑自己对她的亲近之情，那么她将在乡间餐馆中当女招待，他将不再会见到她。

他到底是要她来，还是不要？

他望着庭院那边的高墙，寻求答案。

他不停回忆起那位躺在床上、让他忘记了以前生活当中任何人的她。她既不是情人，亦不是妻子，她是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一个孩子，顺流漂到了他的床榻之岸。她沉睡着。他在她的床边跪着，看到她发烧烧得呼吸急促，轻微地呻吟着。轻声安慰她，用脸贴住她的脸，直到她沉睡。不一会儿，他觉得她呼吸正常了，脸庞无意识地轻轻起伏，有时会触及到他的脸。他闻到她高烧所散发出的气息，吸引着他，就如同他饮吞着她胴体的欲望。瞬间，他又憧憬着与她在一起已经拥有



漫长岁月，而此时她正行将死去。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不能死在她之后，必须躺卧在她的身旁，同她一起去迎接死亡。他把脸埋在枕头里挨着她的头，这样持续了很久。

此时他站在窗前，努力地回忆那时的情形。是因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爱情吗？

真的是爱吗？想死在她身边的那种情感明显夸张一些：他仅仅在这以前见了她一面！那么，这种爱明明知道不太妥当，难道这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男人感觉到自欺欺人所作出的虚伪之举吗？他的无意识是这样的懦弱，一个很小的玩笑就让他选择了毫无机缘的一个可怜的乡间女招待，竟会成为他的如意伴侣、走进他的生活中！

他望着院子那边的脏墙，知道自己是无法回答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源于疯狂，还是真的是爱。

真正的男子汉通常都能果敢行动的时候，他总是犹豫不决，这使他感到悲伤，以至于他经历的一个个美妙瞬间（比如说跪在她床上，拼命想着不能让她先死去的一瞬间），而由此丧失掉全部意义。

他很生自己的气，直到他弄清楚自己的茫然失措实际上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再也没法搞得清楚自己想要些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无法把它同我们原来的生活作比较，也无法使其更加完善而重新度过。

那么他与特丽莎结合或独居，哪一个更好呢？

因为没有参照物作比较，因此也就没有其它可行的办法检验哪种选择更好。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面临突然降临的事情，毫无准备，就像演员第一次排练。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练就是生活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本身的话，那生活有何意义呢？这就是生活为什么总象一张草图。不，“草图”还不能是最确切的词，因为草图是某些事物的轮廓，是图画的基础，但（我们的生活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而且最终也成不了一幅图画）

“Einmal ist Keinmal。”托马斯说了一句德国谚语。意思是说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就好象从没有发生过。假如属于我们的生命只会有一次的話，那么我们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过生命。

4

可是后来有一天托马斯正在医院的手术间休息，护士让他听电话。他从话筒里听到另一端特丽莎的声音。是从车站打来的电话。他特别高兴，不巧的是他当天夜里有事，要到第二天才能请她上他家。放下电话，他便责备自己没叫她直接去他家里，毕竟他有充足的时间来取消原来的计划！他拼命设想特丽莎在他们见面前的三十六小时会在布拉格做些什么事，然而他等不及想清楚，他便跳进汽车上街去找她。

她第二天夜里来了，肩上背着个提包，腋下还夹了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看起来比从前更加优雅，她情绪看来不错，甚至可以说得上有点兴高采烈，她努力想让他相信她只是碰巧路过这儿，她有点事来布拉格，或许是找工作（这一点她说得很含糊）。

后来，他们裸着身体躺在床上，他问她住在哪里。天已经很晚了，他想用车把她送回去。她说她的行李箱寄存在车站，她得找一个旅馆去。她说这话时有点不好意思。

两天前他还在担心，如果请她来布拉格，她将会奉献一



切。可当她说她的箱子存在车站时，他立刻意识到她的生活就保留在那只箱子里，在她需要奉献世界以前会一直存放在车站里。

他俩钻入房前停放的汽车，一路直奔车站。他领了箱子（箱子又大又沉），带着它和她一同回家。

就在两星期前他还在犹豫是否寄一张明信片向她问好，而现在他搞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在同自己的原则挑战吗？他自己也有些感到吃惊。十年前他同妻子离婚，象别人庆贺订婚一样高兴。他知道自己十足的单身汉，天生就不能与任何女人朝朝暮暮。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就是努力为自己创造没有任何女人闯进他的生活的原因。尽管那张床很宽大，托马斯还是告诉他的情人们，他只要有外人在身边就不能入睡，半夜之后把她们都得用车送回去。自然，特丽莎第一次来时，搅了他的睡眠的并不是她的流感。那天夜里他睡在一张大圈椅上，接下来的几天则开车去医院，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病床。

可这一次，她在她的身边竟然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她还握住他的手睡着。他们整夜都这样手拉着手吗？真是难以相信。

在熟睡中她深深地呼吸，而且紧紧握着他的手（紧得他无法挣脱）。沉重的箱就立了床旁边。

他忍着没把手抽回来，怕把她弄醒，小心翼翼地翻了身，以便能更好地看她。

他再一次感觉到特丽莎是个被放进树脂涂覆的篮子里顺流而下的小孩子。他怎么忍心让装着孩子的篮子顺流漂向汹涌狂暴的波涛？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抓住那只逃离波浪的载有小摩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西的筐子，世界上就不会有《旧约全书》，也不会有今天我们所知的文明。有多少古老的神话都源于拯救一个弃儿的故事！假设波里布斯不收养小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就不会写出他最美的悲剧了。

比喻是危险的，比喻不能拿来闹着玩。托马斯当时还没认识到，一个比喻就很可能已经播撒下爱的种子。

5

他和他妻子总共生活了不到两年，生了一个孩子。离婚时法官将孩子判给了母亲，并且让托马斯交抚养费。抚养费是他薪水的三分之一，并且同意每隔一星期探望一次孩子。

托马斯每次去看孩子，孩子的母亲就会以各种理由将他拒之门外。很快他明白了，他得贿赂母亲。为了儿子的爱，事情想通融得多送她一些价格昂贵的礼品。他知道自己思想没有一点与那婆娘吻合，梦想对孩子施加影响只不过是堂·吉珂德式的幻想。这使他泄气。到了另一个星期天，孩子的母亲又一次取消他探望孩子，托马斯一时冲动便决心以后再也不去了。

他对这个孩子为什么比对其他孩子感情要多？他与他，除了不顾后果的那个夜晚之外没有任何联系。他分文不差地付给孩子抚养费，但却不愿意有舔犊一样的多情与别人去争夺一个孩子。

不必说，没有人会同情他的，他的父母都恶狠狠地谴责他：他们再也不会对自己的儿子感兴趣了，因为托马斯对自己的儿子也不再感兴趣了。他们极力吹嘘自己的模范姿态与无比的正义感，以表现与媳妇的良好关系。



实际上，很快他便忘记了妻子、儿子以及父母。给他留下的唯一东西就是对妇女的恐惧。托马斯害怕女人而又渴望女人。他需要在害怕与渴望之间找到一种和谐，便发明出一种所谓的“性友谊”。他告诉情人们：能使双方唯一快乐的关系与多愁善感无关，双方都不要对对方的生活和自由有额外的要求负责。

为了确保“性友谊”不发展成带有侵略性的爱，他与长久关系的情妇们见面，也讲轮换周期性。他曾在朋友中宣传自认为这一套无懈可击：“重要的是坚持三三原则。也就是说，假如你与某位女人一下子连续幽会三次，肯定以后会告吹。若是你计划与某位可心的女人关系长久，那么至少你应该每隔三周与她幽会一次。”

使托马斯既能与一些女人私通，同时又与其他娘们儿继续保持短时间的交往。是坚持三三原则的原因。他总是不被理解。画家萨宾娜对他算是最理解的了。她说：“你毫不媚俗，是我喜欢你的原因。在媚俗的王国中，你却是个魔鬼。”

他要为特丽莎在布拉格找到一份工作时，正是转求于画家萨宾娜。照不成文的性友谊原则行事，萨宾娜答应尽可能帮助特丽莎，而且不久把特丽莎真的安排在一家杂志社的暗室里。虽然说新工作不需任何技能，但是显然特丽莎已经由女招待升为新闻界一员了，地位改变了。当萨宾娜把特丽莎介绍给周刊杂志社的人时，托马斯知道，他从没有过超过萨宾娜的情人了。